



珍藏版

柒

山東畫報出版社

老照片

第三十五辑

老照片

韩国临时政府在中国的岁月 秦 原
钓鱼台杂忆 沈 容
文化大师陈序经 蔡 葩
一代报人张季鸾的逝世 王芝琛
南天门的百年记忆 刘 慧
一位澳大利亚学者
与他拍摄的老照片 李 尧

山东画报出版社





胡适与友人的合影(摄于 20 世纪 30 年代)

林心 供稿

秦 原	韩国临时政府在中国的岁月····· 1
	中韩两国曾有过命运攸关、共御外侮的岁月·····
探索·发现	滇缅公路的守护神——飞虎队····· 26
	抗战期间，中国政府共为飞虎队支付了800万美元，陈纳德曾为此深表歉意，宋子文说：这是中国政府做过的最好投资·····
沈 容	钓鱼台杂忆····· 35
	中国人至今留恋那些冰融雪化的日子·····
蔡 葩	文化大师陈序经····· 48
王芝琛	一代报人张季鸾的逝世····· 57
	一个允许报业有自己的独立立场、独立人格的时代，方能造就出与这个时代相匹配的报业巨子·····
宋路霞	张静江和他的“五朵金花”····· 64
刘 慧	南天门的百年记忆····· 72
	泰山南天门的百年变迁，折射了一个民族的世纪沧桑·····
赵殿武	白话文第一碑····· 80
张 伟	陈嘉震及其所编《艺声》····· 87
张 鸣	我的伯父张仲名····· 96
李 洁	清晰的父亲与模糊的记忆····· 101
杨瑞生	两张老照片····· 112

老照片

广庄璘	90年前老照片·····	115
赛曙光	牵手风雨路·····	117
任建国	父亲曾经是个兵·····	132
李 尧	一位澳大利亚学者与他拍摄的老照片·····	135
	《老照片》已经出版了35辑，总有一些新发现的照片令我们耳目一新·····	
散 木	故人故宅故事·····	152
傅国涌	“死别幽梦已茫茫”·····	154
冯克力	放开胸襟 面对历史·····	158

《老照片》丛书

出 版 人
刘传喜
执行主编
冯克力
执行编辑
张 杰
特邀编辑
丁 东
邵 建
美术编辑
蔡立国
技术编辑
张 涛

封二 胡适与友人的合影（林心） 中插 韩国旧影（秦风） 封三 民国时期的分身照（韩英）

本社对全部图片及文字享有专有出版权，任何单位和个人使用本书作品，须经本社同意。

· 旧事重温 ·

韩国临时政府在中国的岁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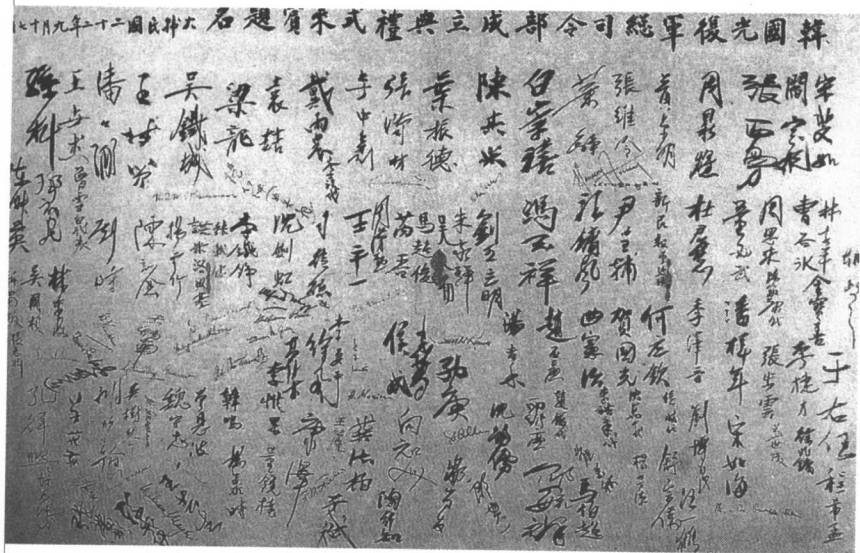
秦 原

楔 子

1999年，我应邀去了趟韩国。期间，一位韩国学者给我看了一幅韩国光复军在重庆成立时来宾签名的礼巾。这是一方原色绸布，上面密密麻麻地签满了显赫的人物，周恩来的名字也在其中。在众多的签名里，周恩来的名字并不特别醒目，但韩国方面却因之找寻到自己与人民中国之间的历史联系。

这位学者说，韩国政府曾把这份珍贵的历史文物精心地复制了50份，分送给国内的政要闻人，他也获此殊荣。随后我又到了汉城近郊的大韩民国独立纪念馆，对于民族精神异常浓烈的韩国人民而言，这里仿佛他们的革命圣殿，是流亡海外前辈抗争不懈的血泪史。不过与中国人所建的诸多爱国主义纪念馆一样，他们也有一个小小的瑕疵，即对于历史照片的收集与处理不够着意，只是被动地等待海外“爱国人士”的捐献，其历史照片的馆藏与纪念馆富丽堂皇的气派显然不成正比。

说起来，韩国是我去的第一个外国。1979年初，我作为台湾“大专青年代表团”的成员，曾去过韩国。现在回想起来，那个年纪的我实际上什么都不知道，只记得同行的其他学校的女学生个个如花似玉，板门店停战区覆盖着厚厚的白雪，天色灰暗。同学们初次感受细雪飘脸上，都兴奋无比，青春笑颜似乎永远跳跃在那过往的一刹那。我还记得，由于实行宵禁，我们必须在晚上12点以前赶回旅馆，汉城的夜晚只见零落的灯火，军事管制的气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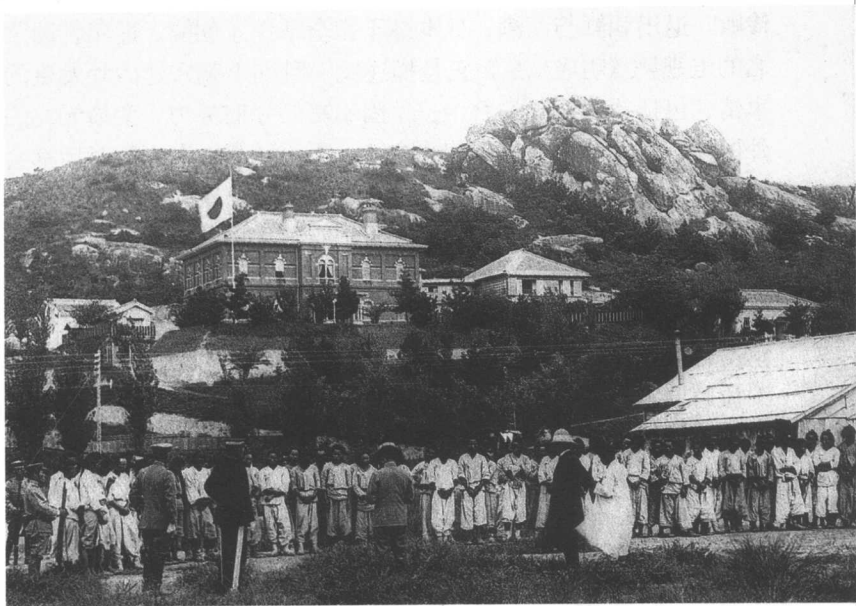


图① 1940年，韩国光复军成立大会来宾签名的礼巾。

相当浓厚。另外，我那时十分着迷于室内设计，因此在汉城时难免特别注意他们设计方面的书以及广告绘画的水平，我觉得当时的汉城比台北在这方面起码落后五年以上。刚刚脱离贫穷却仍见清苦生活的痕迹，这便是当时我对韩国的印象。不久之后，当我在台北看见朴正熙总统血溅青瓦台的新闻时，脑中浮现的仍是汉城夜晚冷清的街道，对那个国家的历史和政治犹懵懵懂懂，那次短暂的韩国之行只留下一则浅浅的回忆。

韩国独立运动的由来

1943年11月，中美英三国在埃及开罗举行会议。会议共进行了四天，主要讨论如何安排战后的世界局势。随后，三国发表了著名的“开罗宣言”，称：“我三大盟国，此次进行战争之目的，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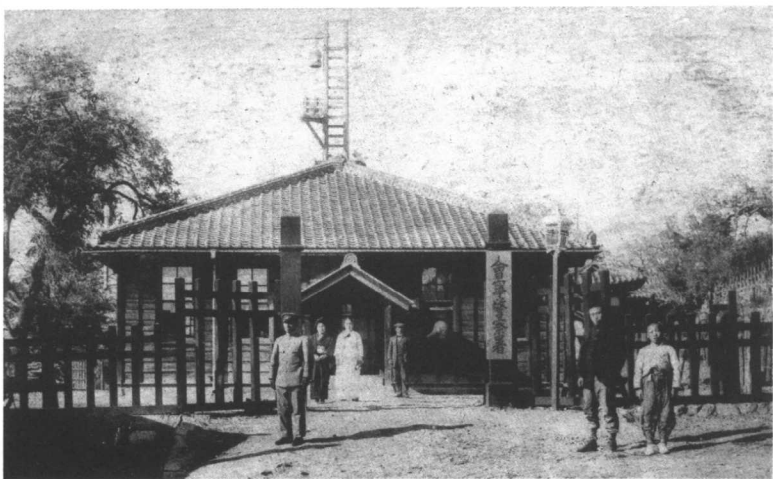
图② 韩国“三一革命运动”中被日警逮捕的抗日志士。

止及惩罚日本之侵略。三国决定不为自己图利，亦无扩展领土之意思。三国之宗旨，在剥夺日本自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后，在太平洋所得或占领之一切岛屿。在使日本所窃取于中国之领土，例如东北四省、台湾、澎湖群岛归还中国。其它日本以武力或贪欲所攫取之土地，亦务将日本驱逐出境。我三大同盟国稔知朝鲜人民所受之奴隶待遇，决定在适当时期使朝鲜自由与独立……”

这是战后韩国独立最早的国际法依据，写入了今天韩国的历史教科书里，不过其具体独立的时间与程序犹待进一步讨论，尤其英国政府坚持加入“适当时期”的字眼，更为以后留下了伏笔。1894年甲午战争后，日本势力正式进入朝鲜半岛。三国干涉还辽之后，朝鲜王室闵妃引进俄国势力，使得日俄两国各据朝鲜一方，形成权力均势，皇室尚能苟安一时。不过1905年日俄战争，俄国

惨败，退出朝鲜与南满，日本终于完全掌控了朝鲜。近年韩国著名的电视剧《明成皇后》正是描述此一时期李朝宫廷内外发生的事情，包括软弱无能的君主、顽固不冥的守旧势力，蛮横无礼的外国使节以及忧国忧民的忠贞之士，无论场景、人物和对话都会让中国人想到同一时期的自己。不过，朝鲜民族的性格似乎特别刚烈。在弱小的经济与社会条件下，他们暂时没有能力组织集体的反抗，不过个别韩国志士的胆识与必死的决心却超乎常人的想象。1909年，流亡中国东北的韩国志士安重根等人在哈尔滨车站狙击日本重臣伊藤博文，造成伊藤重伤身亡，安重根随后也牺牲于旅顺监狱。安重根的赴难并没有阻止隔年日本正式并吞朝鲜，但它却预示了日本统治朝鲜将面对难以想象的反抗，同时也注定了，由于地缘和同样受到侵略的命运，朝鲜独立运动势必与中国发生密切的关系。朝鲜亡国的第二年，中国即爆发了辛亥革命，韩籍同盟会员金圭植参加了革命，随后并成立了同济社此一独立运动团体，同时流亡于中国、俄国和美国的韩国人士所成立的爱国团体也雨后春笋般地建立起来。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1919年巴黎和会举行，美国总统威尔逊提倡“民族自决”，给予海内外韩人极大的鼓励。3月1日，以学校学生为主的30万群众聚集在汉城钟路的“塔公园”，宣读“独立宣言书”，高呼“大韩独立万岁”，人潮汹涌，气壮山河。

深受中华文化影响的韩人在“独立宣言”中引古述今，颇有康、梁之风，事实上这份宣言发表后的两个月，中国爆发了五四运动，知识分子救亡图存、力求革新的激愤，中韩人民的心境并无二致；不同的是，韩国已亡国，中国尚存一息，然而两国人民任人宰割的心境却是同一历史命运的产物。面对韩人突然爆发集体反抗，日本当局采取了血腥的武力镇压，到处派出军警枪击群众，追捕抗日志士，延续数年。后来据日本当局自己的统计，这次运动前后参加人员计一百三十六万余人，被杀害的有六千余人，



图③ 日本在韩国广设警署，严密控制韩国民众。

入狱的有五万多人，其它被焚毁的教堂、学校、宅第不计其数。尽管“三一运动”功败垂成，但在韩国人民心目中却象征伟大的纪元的开始，从李朝末年坎坷的国运以致昏臣卖国的无奈中，韩国人民终于彻底觉醒，并认识到提高本身的文化和教育是争取独立与迈向新时代之根本。

中国成为韩国海外独立运动的大本营

“三一运动”后，大批韩人流亡海外，并在东北成立了“韩国独立军”，转战于长白山之间，同时也先后出现了三个临时政府：海参崴的大韩民国议会政府、汉城政府、上海的大韩民国临时政府。以上三个临时政府的重要成员有些是重叠的，尤其汉城置于日本当局严格的军事管控之中，所谓汉城政府成员许多是在海外，仅为一个虚拟的名义。因此，最后还是落实在环境最适合的上海临时政府。1919年4月10日，首次临时议政院会议在上海法租界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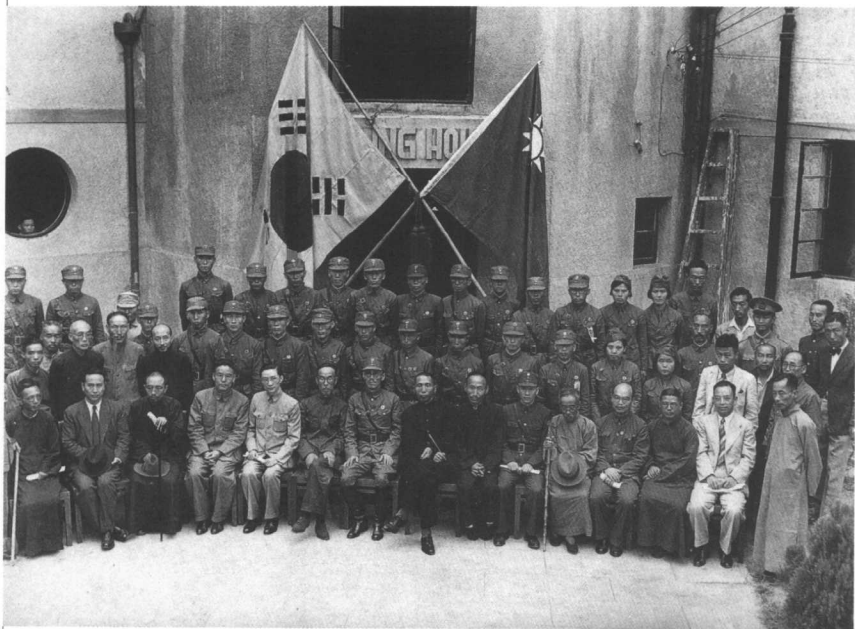
图④ 1939年，旅居中国汉口的韩国侨民举行纪念“三一革命”的街头演出。

开，选出李东宁、孙道贞担任议长和副议长，接着选出国务总理李承晚、内务部长安昌浩、外务部长金圭植等阁员。会议还决定结束君主制，实行共和，国号为大韩民国。接着在安昌浩的斡旋之下，积极整合各派力量，独立运动人士同意解散海参崴和上海的临时政府，承认由韩国13个道代表创立的汉城政府为正统，并在继承此法统的基础上改组了大韩民国临时政府。9月6日，临时政府颁布了第一部宪法，议政院选出李承晚为临时大总统，并由他任命国务总理李东辉、内务总长李东宁、外务总长朴容万、法务总长申奎植等阁员，并立刻展开国际宣传活动，争取各国支持韩国独立运动。这里顺便提到，这一年出生于平壤贫农家庭的金日成刚好7岁，六年后随着父亲到中国东北吉林，逐步走上另一条抗日革命之路。



图⑤ 1940年，韩国光复军在重庆成立，刘峙将军代表中国政府致贺。右为韩国临时政府主席金九。

尽管“三一运动”催生了大韩民国临时政府，但内部宗派主义浓厚、革命思想分歧，以致派系纷争激烈，几致水火不容。1921年李承晚带着亲信干部前往美国，从此留在美国进行游说工作，未再回到上海。就当时国际环境而言，美英法等国对韩国独立运动反应冷漠，只有战略上受日本直接威胁的中国与苏联积极支持韩国志士，然而当时的中国困于军阀割据的乱局，自顾不暇，不过随着中国革命力量迅速兴起，中韩双方立刻密切地联合在一起。1921年孙中山在广州成立护法政府，临时政府立刻派金圭植为专使，向孙中山提出合作的请求，其中包括了由中国军事学校收容



图⑥ 1940年，韩国光复军成立典礼合影。中间着深色衣服者为韩国独立运动领袖金九，其右为光复军总司令李青天。

韩籍学生。事实上，临时政府驻广州的代表濮纯本身就是中华革命党党员。1924年黄埔军校成立，第四期吸收了一批韩籍学生，为了避开日本特务的侦查，他们都有中韩双重国籍，而且使用假名。两年后国民革命军北伐，韩籍学生担任了军中基层干部，一些人并自行脱队，到东北参加独立军的武装行动。1926年北伐军到了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另设立特别班，接纳新一批韩籍学生。换言之，随着国民政府军事力量的壮大，对韩国独立运动的支持已不仅是口头上道义上的，而是有具体的计划和行动，主要负责的是国民党的中央组织系统的陈果夫、陈立夫以及掌管军事政工系统的贺衷寒、邓文仪、戴笠等人。至于协助培养

军事人才方面，1932年国府军委会与朝鲜民族革命党党魁、黄埔毕业生金若山在南京汤山合办干部训练班第六队，即“朝鲜革命干部学校”，共收韩籍学生17名，后又再收二期学生，共计80人。1935年军委会别动总队长康泽与金若山在江西合办政训班朝鲜学生队，以敌后情报特工为训练目标，计收84名韩生。以上这些革命青年后来就成为金若山所创“朝鲜义勇队”的骨干分子；此外，国民党组织部与临时政府亦合办了多个训练班，包括1932年在中央军官学校洛阳分校军官训练班设第十七队，收韩生92名，1934年南京中央军校设专班，收韩生50名，中央军校第十期收韩生17名，第十一期收20名。1935年又设韩国独立军特务队预备训练所，收28人。以上韩国青年后来大多成为“韩国光复军”的骨干。

“虹口公园事件”

在训练韩籍青年的同时，临时政府在上海也有一番轰轰烈烈的表现，其中举世瞩目是1932年4月29日的“虹口公园事件”。时机刚好在日本连续发动九一八事变、“一·二八”事变、热河战役等侵略气焰达到最嚣张的一刻，4月29日，日本军政要人和日侨在上海日租界的虹口公园庆祝“天长节”（天皇的生日），临时政府国务委员兼警察厅长金九组织的“韩人爱国团”团员尹奉吉，向台上日本军政首长投掷炸弹，造成驻上海陆军总司令白川义则、第三舰队司令野村吉三郎、第九师团长植田谦吉和日本驻华公使重光葵的死伤，使得这场原本要庆祝“上海事变”的庆祝仪式变得狼狈不堪，在惊惶中解散。尹奉吉当场被捕牺牲。这一事件震惊国际，对于饱受日军欺凌的中国人而言，更是大大出了一口气，官方虽不能公开庆祝，但内心窃喜实不言而喻。事实上，虹口公园事件使得国民政府对韩国独立人士的反抗意志刮目相看，并开始全力施予援助。这里有必要提到金九继李承晚成为临时政府主



图⑦ 1943年4月，旅居中国的韩国人在重庆举行自由韩人大会，一位爱国志士在慷慨陈词。

席的背景，金九原任临时政府国务委员，此仅为—虚衔，不过其另—职务警察厅长兼上海韩侨会会长，却肩负保护临时政府成员安全的重责大任，以及掌握情报、组织群众等实际工作，足以发挥真正的力量。金九所领导的秘密团体“韩人爱国团”团员李奉昌于1932年1月，在东京日本宫城樱田门前投弹炸裕仁天皇，虽未成功，但已震惊日本国内。“虹口公园事件”更使金九—战成名，也使抗日活动的国际宣传达到空前。为了躲避日警的追捕，临时政府只好迁到杭州，重要成员此后奔波于杭州、嘉兴两地。1933年5月，经过江苏省主席、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陈果夫的安排，金九由朴赞翊陪同在南京中央军官学校校长室拜会了蒋介石，达成

了中国对韩国独立运动培训军官的协议，同时增加对临时政府的财务援助，这次会见表明国民政府对金九的正式支持，也确认了金九在临时政府的领导地位。

抗战爆发，中韩合作局面一新

面对中韩抗日斗争合作日趋密切，日本也曾利用经济手段间离中韩人民，如将数百万的韩侨迁居到中国东北，造成与当地中国百姓生存资源的争夺，同时又唆使一些附从日军的韩奸，狐假虎威，欺压善良百姓，1931年6月的“万宝山事件”即是日本背后鼓动的结果。又如侵华战争时期，日本军队和特务机关所雇佣的翻译，在中国北方多为通晓中国话的韩人，这些韩奸无恶不作，令当地中国人痛恨不已，而有“高丽棒子”之称，以致抗战胜利后北平一些餐馆竟有“韩人不准入内”的字样，遭到韩侨向国民政府投诉。当时国府对韩事务的负责官员邵毓麟为此特别找了中央社记者，公开说明日本军阀分化中韩人民的感情以利其侵略的恶毒作法，战后既然中国已决定宽待日本敌人，岂可歧视同受侵略压榨的韩人，因此吁请民众改正对待韩侨的观念。邵毓麟还拜访了北平警察局长陈焯，饬属劝阻少数人受到误导的行为。

总之，1932年之后，国民政府援韩成为有计划有组织的行动，韩人也感到随着日本加快了侵华的脚步，战争气氛浓厚，中国全面抗战即将爆发，韩国民族解放的时机也将来临，为此，在华韩侨兴起了就读中国军校的热潮，临时政府的成员多将子女送到中国学校念书，如金九的儿子金信即毕业于中国航空学校（后曾任韩国空军总司令），他们在中国成长受教育，汉文水平与中国人无异，对中国有很深的感情。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国民政府从南京迁至武汉，后再迁于重庆，韩国临时政府也随之疏散西迁，1939年5月迁到四川省南部的綦江，距重庆只有一百里地。尽管临时

政府未及展开军事活动，但李范奭、金弘一以及一些中国军校毕业的韩国青年直接以中国军队的一分子赴火线作战。1938年10月，金若山运用他在国府军委政治部的关系抢先在汉口组建了“朝鲜义勇队”，初期有120名队员，左翼色彩较浓，与中共方面有着密切联系。该队下有两个分队，隶属军委政治部战地工作队，尽管这是中国政府直接协助成立的朝鲜武装部队，达成了临时政府长年追求建军的梦想，不过金若山是临时政府中的反对派，与金九存有间隙，因此朝鲜义勇队的成立对金九多少造成领导权的挑战。1939年初，蒋介石分别找了金九和金若山谈话，希望能摒弃成见，团结抗日。虽然在国府最高当局的撮合之下，两人在7月间联合发表了一封“告同志同胞书”，但因美洲一些韩侨团体抵制金若山的左翼色彩，使得金若山最终仍决定独自行动，又增建义勇队第三分队，并派到前线与中国战地工作人员一起，进行对日军广播、审讯日俘和翻译截获的日军文件等工作，到1940年义勇队已发展到318人。1941年初，义勇队奉令前往河南北部和湖北进行游击战，4月，主力队员120人由朴孝三和金世日率领，集体投向八路军，由于国共两党已由初期的密切合作转为渐生磨擦，朝鲜义勇队的主力队员投向中共，造成国民党对金若山不满，也迫使金若山放弃原来反对金九的立场，于1941年发表声明加入临时政府。

至于金九这边，1940年4月，则由金九的韩国国民党、赵素昂的韩国独立党、李青天的朝鲜革命党三党合组新的韩国独立党，作为临时政府的执政党。9月，临时政府由蕤江迁重庆，并且在嘉陵宾馆举行了韩国光复军的成立典礼。这是韩国临时政府首次走出地下，光明正大地向海内外亮相。这场盛会出席的中方要人超过百人，盛况空前，包括中共代表周恩来（当时是以国府军委政治部副部长的身份前来）。金九为临时政府主席，李始荣为财务部长，曹成焕为军务部长，赵琬九为内务部长，李青天为光复军